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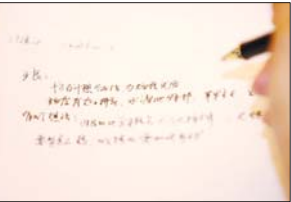


小组会谈新风  
会议这样开  
能省不少钱

9日上午,在栖霞市代表团小组会议上,烟台市人大代表、山东省核工业二七三地质大队大队长龚景仁说,这次参会感受到三好:会风好、代表精神好、会上取得成果好。

“起码会议这样开能节约不少钱,我这里有数。”龚景仁说,对此深有体会,他们大队下面有14个经营单位,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搞年会,每个大队花费总额在50万元左右,去年12月25日单位下通知规定四不:第一不请嘉宾、不请领导,第二不搞礼品,第三不搞评选活动,第四不请演出团体,直接节省30多万元。

本报记者 李大鹏



栖霞代表团分组讨论会上,一位代表详细记录市长王良讲话内容。 记者 赵金阳 摄

# 代表发言说到市长心坎

## 王良谈铁路建设:到烟台上任的第三天就去了铁路局

□本报记者 李大鹏 张琪  
qlwbldp@vip.163.com

9日上午,在栖霞市代表团小组会议上,烟台市人大代表、山东省核工业二七三地质大队大队长龚景仁提出:高铁对烟台意义重大。烟台市市长王良也着重谈了铁路问题,说他到烟台上任第3天就去了铁路局。

龚景仁会上提了3个建议,第一个就跟铁路有关:“我觉得我们烟台的地理环境有区域优势,环境和气候、地理位置都比青岛好,也有很多朋友这么认为。可是为什么经济和青岛相差这么大?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交通,关键是铁路交通。”

“这么大的城市,这么有品牌的城市,没有动车、没有高铁,我现在不大理解,这么多年为什么我们

没做这个。”龚景仁说,他们做了分析,如果烟台现在有动车和高铁,烟台的人流量至少增加1000万人次,这些人能带来100个亿,拉动第三产业,按照1:3的比例算,是300个亿。“这样400亿出来了。除此之外,有高铁,我们的招商引资、企业发展后劲会更足,我们很快会超越青岛。铁路建设应该放到比较重要的地位。”

王良就着龚景仁讲到的铁路建设说:“铁路是困扰烟台发展的问题。开会前,我和其他人议论这个事,说起来烟台比青岛早开埠30年,因为铁路晚修50年,就造成了现在这个局面。”

“我来烟台第3天,就到铁路局去了。”王良说,半岛是交通末端,铁路对烟台发展至关重要,“铁路通得晚,通得慢,对我们的旅游、生

活、民生、房地产、物流,就是致命的要害,就会被边缘化,影响我们经济总量发展。没有铁路,那是灾难性的!”

“铁路建设方面,我们去年从拆迁等很多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做了很多牺牲,就为了早一天建成,为老百姓造福。”王良说。

“现在省里规划三纵三横大通道,加快高铁建设,相信我们能抢占先机,在冲锋中获得收益。对山东北部这些城市来说,如果铁路

不畅通会很麻烦。”王良最后说。



市人大代表龚景仁在栖霞组讨论会上发言。 记者 赵金阳 摄

## 烟台苹果面临“老龄化”难题

□本报记者 李大鹏

在9日的栖霞市代表团小组会议上,烟台市人大代表、烟台博士达集团公司董事长张朋义围绕苹果做了阐述,指出烟台苹果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市长王良说,栖霞市作为烟台苹果主产区不能大意,要继续注重质量。

“烟台苹果发展了近30年,对幼树摧残得比较重,也存在密集化栽培以及多年使用化肥农药导致土壤酸化的问题。”张朋义说,正常苹果树树龄不超过30年,也就是讲,烟台苹果已经处于老龄化阶段,“这么多的原因使烟台苹果质量上,口感上及品种上都有所下降,这是我们烟台苹果当前存在的问题。”

不但如此,烟台苹果还面临着外地苹果的冲击。“烟台苹果是中国苹果中最好的一个品牌。”但是随着近几年陕西、山西、辽宁、甘肃、新疆等地苹果产业的发展,烟台苹果的优势削弱了。“尤其是陕西洛川苹果,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知名度远远超过烟台苹果。”张朋义说,洛川市和陕西省政府对苹果的推广力度比较大,有很多政策支持。

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品种的更新换代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栖霞市下了很大功夫,比如改造密植园。“苹果的更新换代,涉及到苗木的建设推广。”张朋义说,他们正在跟北京农学院合作,设立

200亩苗木基地。

烟台苹果的深加工也很重要:“栖霞苹果多是半成品,深加工产业很少,我们要做苹果产业的深加工,像苹果粉、苹果醋等。”

张朋义说,恳请政府部门多关注烟台苹果,多给栖霞一些政策支持。



市人大代表张朋义在栖霞组讨论会上发言。 记者 赵金阳 摄

王良说,烟台的葡萄和苹果都有这个问题,多年的化肥和农药使土壤发生了变化。“酒香也怕巷子深,不能大意,作为主产区,要强调质量和未来发展,否则的话,今天的不清醒会让问题在今后逐步显现。”

## 老支书修路遇难求市长帮忙

### 王良说,要去村里看一看

□本报记者 李大鹏 张琪

在9日的栖霞代表团讨论会上,烟台市人大代表、栖霞市苏家店镇后寨村党支部书记杨福修的发言得到了全场阵阵掌声,他因为着急修路,拜托市长王良“帮忙”,王良也称将会亲自去看一看。

“我是来自最基层的一个支部书记,我首先介绍一下我们村的实际状况——也可以说是我28年来的工作经验。我们那个村相当偏僻,离政府驻地20里。”杨福修说。

“我十来岁到21岁时,村里人连地瓜干都吃不饱,全村没有一个胶皮轱辘,就是这么穷,我就是在这片苦水里长大的。”杨福修说,长大以后,看到外面公路两侧的村比较富裕,心里很有感触。“你讲话思路不开阔,不出去学学

外边怎么发展,你闭门造车,远远不行。”

“村里土地薄弱,地瓜干是主粮,小麦、玉米一个人分不到100斤。现在我回顾过去,其实跟赵本山那个小品一样,回顾过去、看到现在、展望未来。”杨福修的话让很多代表笑了。

“20世纪80年代,政策一变,我先干了6年主任,又干了20多年书记,我把俺村900多亩土地做了整体规划,再加上种树、干果等产业,形成三位一体。我今年58岁,出了不到30年的力,问心无愧、无怨无悔。”杨福修说。

“虽然现在力不从心,但我有拼搏精神,停滞不前不行,看到国家社会的变化,各级领导在找差距,我这个小官也在想着怎么把我们村弄起来。现在我们村人均纯收入一万元多点,土话是富起来了。”杨福修的话再次把代表们

逗乐了。

“我根据俺村情况搞了旅游,未来大有希望。不过有个问题,希望市长助俺一臂之力,帮帮俺的忙:村里那条路跨两个县有3里地,两个村各一半,想修修——开发旅游没有好的交通不行。”杨福修笑嘿嘿地说,“我就汇报到这里,58岁了,念书念得不怎样。”此话一出,引得全场代表掌声。

王良说:“我受到老杨的精神感染,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带领群众致富,为了一条路,弄不好他着急。我回去了解看看什么情况,帮着解决这个问题,我没去过那个地方,过两天我得去看看。”



栖霞苏家店镇后寨村党支部书记杨福修在栖霞组讨论会上发言。 记者 赵金阳 摄